

傅莹： 当今世界“权力转移” 不再通过战争实现



5月19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应邀出席芝加哥大学首届美中关系论坛框架下的学生公开论坛，发表题为《中国的成长与“秩序之争论”》演讲。傅莹指出，中国人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之间的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兴趣。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以创新思维和合作方式去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将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1 中国人不希望看到双重标准

傅莹强调，在讨论历史和秩序时，需要注意到各国非常不同的经历，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这对各国理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傅莹说，中国已经快速成长起来，但是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似乎没有同步增长，尤其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可以大致归纳为

“太大”、“太坏”和“太怪”三类，往往忽略了那些充满活力和追求的普通人，而正是他们代表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国家的进步，是促使中国走向富强和成功的真正动力。

傅莹说，中国人不希望看到在标准上存在的不一致性。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

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2 中国对传统大国权力之争没有兴趣

在谈到成长起来的中国如何看待和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时，傅莹说，中国是新兴的大国，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而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中国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现存国际体系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者，秉持主权国家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时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人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之间的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兴趣。同时，我们认为，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许多旧的概念已经失去意义。傅莹说，一是在当今世界，不同秩序隔绝并存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二是大国之间关联密切，通过战争实现“权力转移”的可能性也没有了。三是人类面对的大量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因此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全球秩序，去应对

新型挑战。

傅莹说，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以创新思维和合作方式去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例如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倡导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增强亚洲和亚欧大陆的联通，并且建立起亚投行来提供金融支持。这些实践都是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将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共同的责任

傅莹还谈到中美两国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的问题。她说，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就是旨在克服困难，实现这样的目的。

她说，中美两国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

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乃至世界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稳定战略框架。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傅莹向在座的年轻人寄予期望，她说，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

的今天，希望年轻一代能更加宽容和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寻求新的途径来构建维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相信，年轻一代能拿出更好的答案。

最后，傅莹还回答了在场学生关于气候变化、中美关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南海和网络等问题。

著作摘要

《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

2008年4月6日那天早上，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奥运火炬伦敦段的传递将会怎样？

大约八个小时以后，当第80位火炬手，英国著名中长跑运动员霍尔姆斯手举祥云火炬，跑上千年穹舞台，点燃了圣火盆时，场内4000多名观众一片欢腾。

这一天将以北京和伦敦之间的一次碰撞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碰撞火花四溅，充满躁动，中国是首次举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而英国则是迎接火炬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在返回机场的大巴上，北京奥组委年轻的女士们，包括前奥运冠军乔，都坚定地认为是全英

国的人在跟她们作对。一个女孩说，“这里是养育了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国家啊！”另一个说，“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到哪儿去了？”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说服他们，但从她们潮湿的眼睛中我明白，我没有做到。

我完全理解她们的看法。她们一整天都在车辆间来回穿梭，照应火炬手，鼻子冻红了，双手冰凉，前一天晚上只睡了三个小时的觉，有些人刚刚吃上早餐留下来的三明治。更糟糕的是，她们一路上还要反复经受暴力冲抢火炬的行径。

而我很幸运地坐在后面的车上，有机会看到数万伦敦人顶风冒雪前来欢迎火炬，有挥手致意

的老人，也有在风雪中表演节目的演员们。

夜幕降临，看着奥运包机慢慢滑动到跑道上，我不禁想，飞机是否变得更加沉重了？北京奥运火炬全球传递这个艰难的旅程将让13亿中国人民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本报综合)



人物经历

少年时代

傅莹的父亲阿民，是蒙古族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学生，曾官至新中国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在父亲的教导与家庭氛围的熏陶下，傅莹从小就热爱读书。阅读的兴趣，训练了她缜密的逻辑，也培养了她独立思考的能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蒙冤入狱，傅莹的读书时光也被打碎了。她16岁上山下乡，来到内蒙古一

个生产建设兵团的广播站劳动。回忆起这段岁月，傅莹说：“这是一段很艰苦的经历，但并不都是不愉快的。上山下乡锻炼使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三年中，她往返于兵团各处，不辞劳苦地爬电线杆、架银幕，给战友们放映电影，与此同时还坚持自学，完成了高中各科目的学习。

教育经历

1973年，傅莹作为工农兵学员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她的数学得了满分，被同学们戏称为“数学家”。正是这种“数学家”的精神激发她孜孜不倦地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她的专业是英

语，第二外语是法语，可是傅莹似乎还嫌不够，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她又学习了罗马尼亚语。

197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78—1982年任驻罗马尼亚使馆随员。

担任翻译

1982—1990年任外交部翻译室三秘、二秘、副处长等职，承担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其中1985—1986年在英国肯特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

1977年“北外”毕业后，傅莹在外交部开始了十余年的翻译生涯。她擅长英语、法语和罗马尼亚语。先是在布加勒斯特的中国使馆工作，尔后又赴英国肯特大学深造，还一度在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担任翻译。

随着翻译工作的日臻成熟，傅莹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机会。她曾为邓小平、杨尚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高级翻译，并参与各种国际会议、外交谈判等外交活动。在这期间，令傅莹最难忘的，要数给邓小平当翻译的日子。

1988年1月20日上午，84岁高龄、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精神矍铄地会见来访的

48岁的挪威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外交部副部长周南陪同会见，傅莹担任英语翻译。这是傅莹首次在高层次的场合亮相，缺乏经验，未免有些紧张。结果，她一个小小的失误，在新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会见开始，邓小平谈到自己的年龄，他对布伦特兰夫人说：“我今年84岁，该退休了……”但是傅莹一不留神，将84岁译成了48岁。在场的副外长周南听出了这一错误，当即告诉了邓小平。

邓小平听后，不但没有批评傅莹，反而开怀大笑，他幽默地说道：“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布伦特兰夫人也笑得合不拢嘴。谈话气氛变得非常亲切、和谐。虽然傅莹有点难为情，但她很快就被这轻松、友好的空气感染了，随后，她比较放松地译完了这场会谈。